

MIKE HAMMER

邁克·漢默系列 6

女煞星

The Girl Hunter

米基·史畢蘭 著





邁克漢默系列 6

女 煞 星

The Girl Hunters

MIKE HAMMER



邁克漢默系列 6

女 煞 星

原著/米基·史畢蘭(Mickey Spillane)

譯著/向日葵工作室

發行人/林維青

文字編輯/康艾菁

美術編輯/陳淑萍、沈韻婷、王秀惠

出版·發行/萬象圖書股份有限公司

法律顧問/永然法律事務所 李永然律師

地址/台北市南京東路三段270號9樓A室

電話/(02)27781886

傳真/(02)27788248

郵政帳號/15806765

訂書專線/(02)27781045

登記證/新聞局局版台業第四九一四號

初版/1998年1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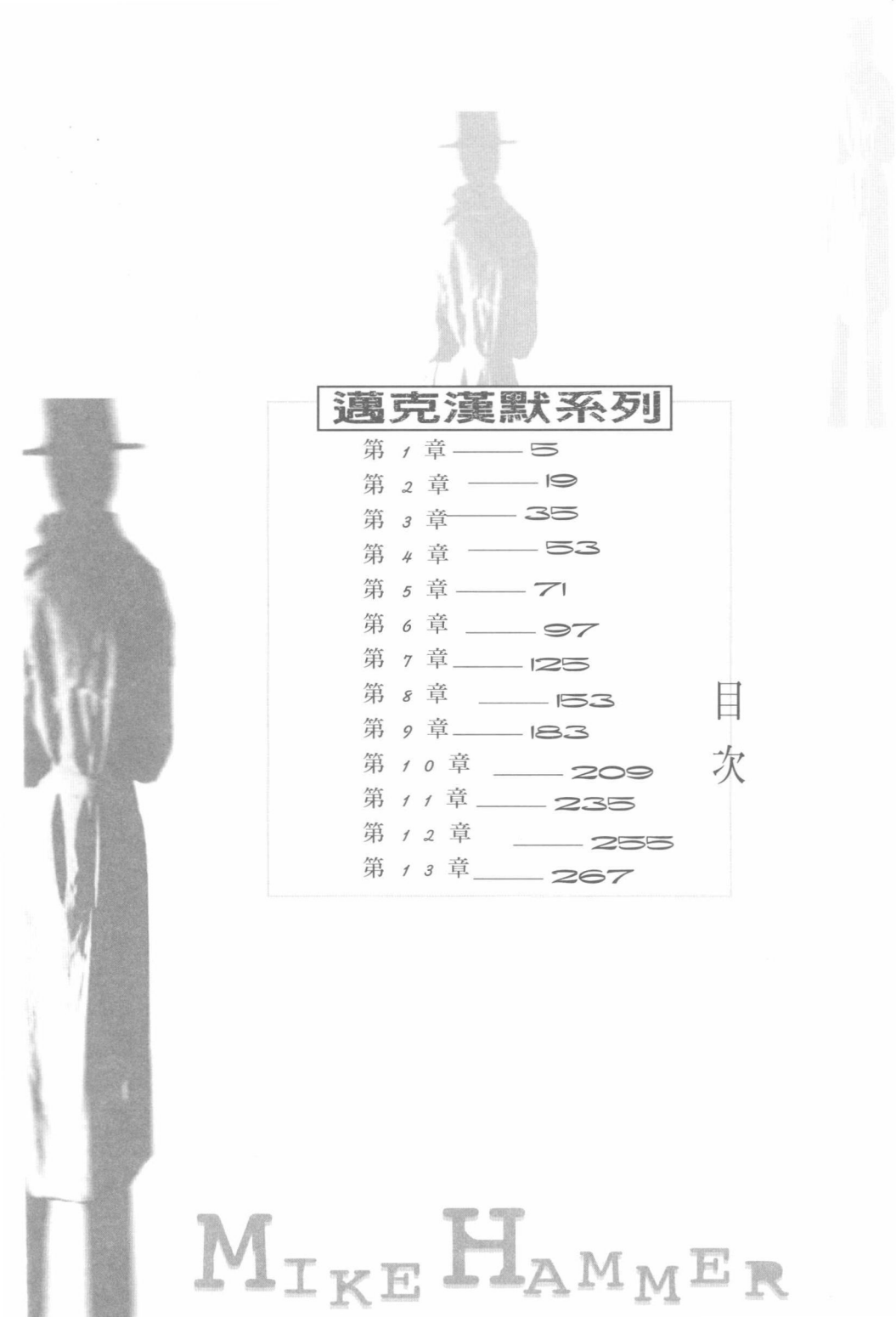
定價/180元

ISBN/957-27-0192-4

版權所有·翻印必究

本書如有裝訂錯誤或破損缺頁請寄回更換

MIKE HAMMER



邁克漢默系列

第 1 章	—— 5
第 2 章	—— 19
第 3 章	—— 35
第 4 章	—— 53
第 5 章	—— 71
第 6 章	—— 97
第 7 章	—— 125
第 8 章	—— 153
第 9 章	—— 183
第 10 章	—— 209
第 11 章	—— 235
第 12 章	—— 255
第 13 章	—— 267

目次

MIKE HAMMER



邁克漢默系列 6

女 煞 星

The Girl Hunters

MIKE HAMMER

此为试读,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creongbook.com



邁克漢默系列 6

女 煞 星

原著/米基·史畢蘭(Mickey Spillane)

譯著/向日葵工作室

發行人/林維青

文字編輯/康艾菁

美術編輯/陳淑萍、沈韻婷、王秀惠

出版·發行/萬象圖書股份有限公司

法律顧問/永然法律事務所 李永然律師

地址/台北市南京東路三段270號9樓A室

電話/(02)27781886

傳真/(02)27788248

郵政帳號/15806765

訂書專線/(02)27781045

登記證/新聞局局版台業第四九一四號

初版/1998年1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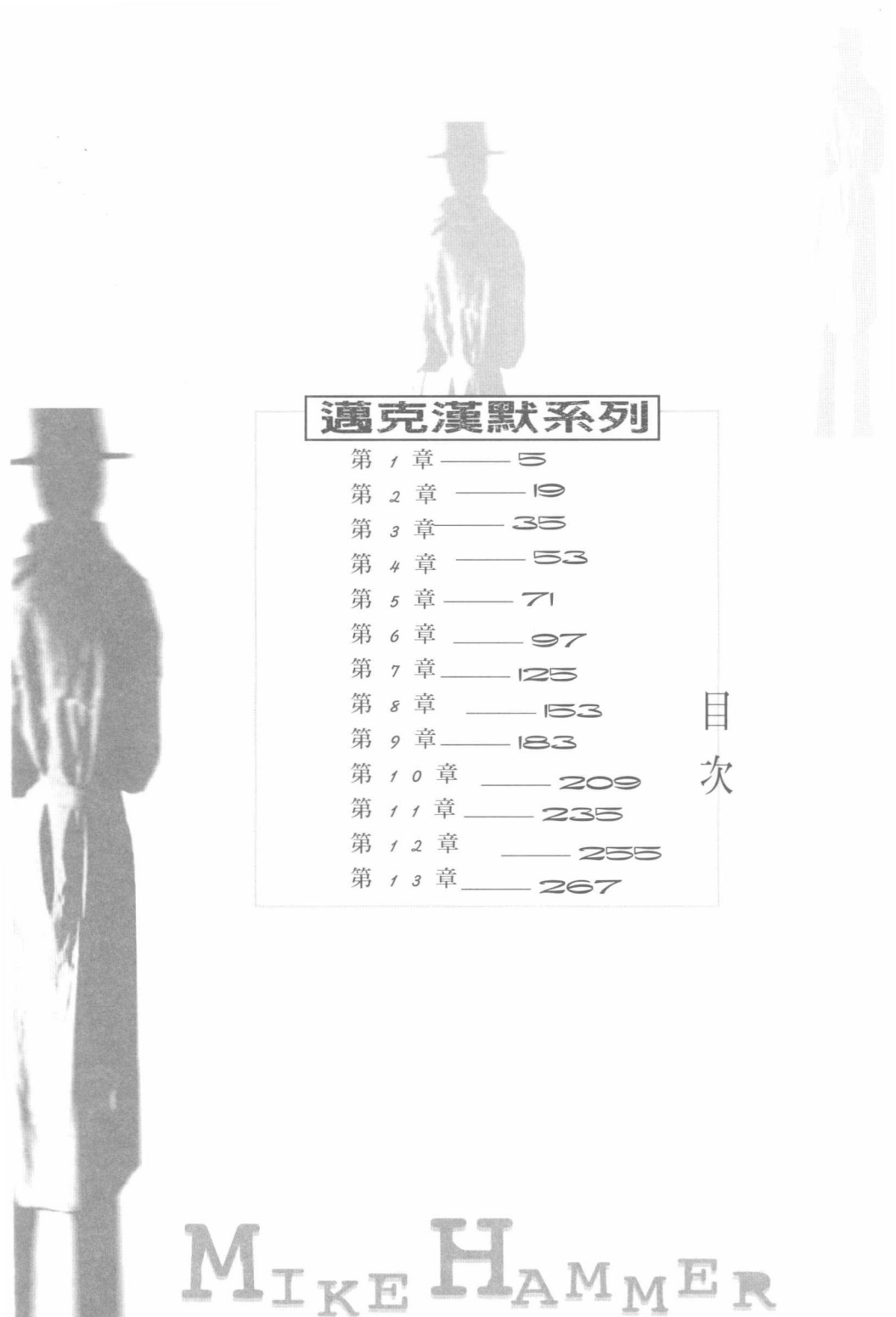
定價/180元

ISBN/957-27-0192-4

版權所有·翻印必究

本書如有裝訂錯誤或破損缺頁請寄回更換

MIKE HAMMER



邁克漢默系列

第 1 章	—— 5
第 2 章	—— 19
第 3 章	—— 35
第 4 章	—— 53
第 5 章	—— 71
第 6 章	—— 97
第 7 章	—— 125
第 8 章	—— 153
第 9 章	—— 183
第 10 章	—— 209
第 11 章	—— 235
第 12 章	—— 255
第 13 章	—— 267

目次

MIKE HAMMER

那天夜裏，他們在水溝中發現了我。我僅僅記得他們帶我離開，其他的細節我已記不清楚。我聽見汽車停下的聲音，接著門被打開又關上了，然後是兩個人的談話聲。一雙手臂托住我的腳並將我抱起。

一個警察說：「他喝醉了。」

另一個警察用手電筒照了照我的全身，然後說：「他身上沒有什麼氣味。而且，他頭上的傷痕不像是跌傷的。」

「遭到了襲擊？」

「也許。」

我毫不在意他們如何討論我現在的情況。不管怎麼說，他們倆都錯了。兩個小時之前，我是喝醉了，但是現在，我很清醒。兩個小時之前，我還像一頭雄獅。然而，當那只酒瓶在房間內見底後，我便雄風不再了。

現在，我的頭依然昏昏沉沉的。我不知道我在哪兒，我感覺自己彷彿在一艘船上，而這艘船遭到了水雷的襲擊，立即沉下去了，直到海底。

一個人用手托住我的下巴，抬起我的臉。「噢，這傢伙是個流浪漢。有人對

他動了手，教訓了他一下。」

「難怪你永遠只是個小警員，小子。你看他穿著一套多麼昂貴的西裝，而且那麼合身。你看他身上的泥土是剛剛才沾上去的。流浪漢會這樣嗎？」

「好的，老爹。讓我檢查一下他的皮夾，看看他到底是誰並逮捕他。」

那個警察低聲輕笑，拍拍我，找到我的皮夾。

「是空的。」他說。

該死的，當我出門時那裡面還有兩張鈔票。今晚真是美好的一晚哪，值兩百元美金的一晚。

我聽見那個警察在齒間吹著口哨。「我們釣到大魚了。」

「上流社會的人物？他看起來不像，不只是因為他的長相，他全身髒兮兮的。」

「嗯哼。邁克·漢默，這張卡片上這麼寫著，他是個響叮噠的私家偵探。」

「因此他躲在垃圾桶中以免過於響叮噠？」

在我身體底下的那隻手臂將我提高了一些，並將我推進車子裡，我的腿移動了，吃力地擺動著，像個鐘擺似的。

「你就會開玩笑，」那警察說。「有些人會不喜歡你的嘴巴總是亂說話的。」
「什麼人？」

「金伯斯隊長。」

換另一個警察吹起口哨來了。

「我告訴過你這傢伙是條大魚。去通知總部，詢問我們該怎麼處置他。以電話聯絡，我們不希望這些消息透過無線電傳開來。」

那個警察咕噥了幾句並走開，我感覺到我的手被移至車內，然後往上推到座位上。我的手垂了下來，我的腳拖拉著，我的前腳突然挺直而停在汽車的底板上。車門關上了，而另一邊的車門打開了，一個沈重的身體爬上車，一股繚繞的煙撲向我的臉，這讓我感到有點噁心。

另一個警察回來了，並在我身邊坐了下來。「隊長要我們把這傢伙帶到他家，」他說。「他還跟我說謝謝。」

「很好，我總是這麼說，得長官的歡心就像在銀行存錢一樣。」

「那你怎麼還沒當上便衣警察？」

「也許我不是那種類型的吧，我把機會留給你們這些年輕小夥子。」
車子開始動了，我試著去張開眼睛，但沒辦法。

你只能處於無生命狀態中這麼久。然後你的神智又一片片漂回來聚在一起，

像場突然倒轉的電影。那形體一片片、慢慢地浮現，互相摩擦著。當它們找到合適的組合，把不合的地方磨掉時，你又是完整的了。最後，恐懼和傷痛又回來了，提醒你你曾死過。伴隨而來的、令人生厭的疼痛隨著脈動規律地起伏著。一道強光射進來。我的身體虛弱而又疲倦，感受到一股苦悶之火，而這就是人生，過去的回憶讓你汗毛直豎，直想逃。

在我體內嚴重破碎的感覺，艱苦地在拼湊回來。我的喉嚨依然刺痛、緊縮，這都是因為我後頸的肌肉繃得緊緊的關係。

當我到派特那兒時，他拿他的煙給我。

「要抽煙嗎？」

我搖搖頭。

他的聲音很冷漠：「你戒煙啦？」

「是呀。」

我感到他在聳肩。「什麼時候的事？」

「當我把所有的戰利品用完之時。」

「你有足夠的戰利品。」他用一種下流的語調說。

有時候，你的心理狀況是承受不起別人的玩笑及嘲諷的。

我把我的手撐在椅子的手把上，並輕拍我的腿。我的大腿不停發抖著。

「派特，我不知道你究竟是什麼意思，我也不想知道。無論是什麼，我都不喜歡。請遠離我的視線，老兄。」

他立刻收斂起笑容，沉下了臉，說：「我們已經很久不稱兄道弟了，邁克。」

「好吧。就這樣吧。現在，我的衣服究竟在哪兒？」他的唾液夾著一股濃烈的煙臭直噴在我的臉上，如果我不是像現在這樣不能從椅子上抬起身，我會抽他一個耳光的。

「在垃圾箱。」他說：「你也屬於那裡。」

「你真是狗娘養的。」

帶著煙臭的唾液再次噴在我的臉上。現在，我臉上已經滿是唾液了。

「你少用那種自高自大的神氣待我。邁克，我從來沒有揍過你。但是如果你再這樣叫我的話，我會把你揍得昏迷不醒的。」

「你這個狗娘養的！」

我看見一記拳頭砸向自己，但是我不能夠動彈，這一拳使我癱在牆上。我感覺不到疼痛，我只覺得腹部一陣噁心，一陣痙攣，血液從我的嘴角流了出來。我躺在那兒，全身發抖，胃部一陣又一陣的痙攣，我難受得像要死了。

他把我抬起來，靠在椅子上。我再次清醒過來，說：「謝了，老兄。我會牢牢記住這些的。」

派特毫不在意地聳聳肩，舉起一個玻璃杯說：「這是水，用它來沖洗你的胃吧。」

這時，門鈴響了。他把玻璃杯放在桌子上，走過去開門。不久，他拿著一個盒子走回來。他把盒子扔在沙發上，指著盒子說：「這些是新衣服。穿上。」

「我沒有新衣服。」

「現在你有了。你可以以後再付錢給我。」

「我會賴著不付給你。」

他邁著像跳舞一樣的步伐跨了上來，飛快地說道：「先生，你那張臭嘴真該狠狠地揍一頓才行。」

我不想讓他這麼做。我在椅子裏滾動著。最後，我終於明白我是無能為力的。我只覺得頭暈目眩、耳中轟鳴，而且我噁心欲吐。我再次失去了知覺。

我醒來時，已不知身在何處，只感覺我的下巴疼痛，頸脖也酸痛。我全身像要散了一般地酸痛。我的每一顆牙齒都好像要掉了，頭痛得像要爆炸了一樣。兩隻耳朵又紅又腫，酸痛難忍。我的舌頭腫得把嘴都塞得滿滿的，不能講話了。我努力地睜開眼睛，也只能睜開一條縫，只能看見頭頂上天花板的一部份圖案。

我感覺頭不暈了。於是我坐起身，試著去回憶曾經發生的一切。此刻我正在一張長沙發椅上，穿著一套藏青色的西裝。我的襯衫是白色的、乾淨的，領口的

鈕釦解開了，繫著一條黑色、鬆垮的領帶。甚至連腳上的皮鞋也是新的。於是我拚命回憶，但是，大腦一片空白，就像一個孩子來到了一個陌生的新城市一樣，搖頭晃腦，充滿了好奇。

「你醒了？」

我抬起頭一看，派特正站在走道上。一個手提黑色手提包的傢伙站在他的身後。

見我不想回答，派特說：「給我看看他，拉里。」

那個男人從口袋裏拿出了聽診器，把它掛在脖子上，然後仔細地看了看我的身體的每一部份。

我說，「我現在很好，你出手並不重。」

「我並沒有使出一半的力氣來，聰明的傢伙。」

「然而，為什麼請醫生？」

「只是例常性的檢查，這位是拉里·斯寧德。他是我的朋友。」

「那又如何？」這位醫生把聽診器貼著我的胸脯。但是我沒有阻止他，即使我很想。這次的檢查很迅速，但是很徹底。檢查結束後，醫生站起身，掏出一疊處方。

派特問道：「還好嗎？」

「他還活著。看起來相當不錯。只是被拳打腳踢了一頓——」

「他是挨揍了。」

「他身上有一些拳打腳踢的傷痕。此外，那些青腫的地方是某種鈍器所致。

一根肋骨——」

「是皮鞋，」我插言道：「我被人踩斷了肋骨。」

「典型的酒精中毒症狀，」他繼續說道：「從所有的外在表現來看，我可以說他就是這種情況。你知道，那些酒鬼們總是這樣。」

「該死的，」我又說道：「你是第三個這樣說我的人。」

派特噁哩咕嚕地抱怨著，喘著粗氣地對拉里說：「你有什麼建議？」

「你能拿他怎麼辦？」那醫生哈哈大笑了起來。「只要你一讓他離開你的視線，他便會馬上走回頭路。像他這樣——你給他買了新衣服，而不一會兒，他就會去一家當舖，把這身衣服和鞋子換成錢去瞎花，然後比這次更糟地出現在你的面前。」

「你的意思是說，我該讓他挨餓受凍一下？」

「當然。他現在是很好，但這些全是你親自監督的結果。」

派特爽朗地大笑起來。「當我放走他之後，我不會再在乎他會幹什麼。現在

我只要他清醒一個小時，我需要他。」

我瞥一眼醫生，見他用一種奇怪的眼光看著派特，然後看著我。「等一下。這個傢伙就是你上次告訴我的那個？」

派特點點頭。「正是。」

「我以爲你們是朋友。」

「我們是見過面。但是，沒有人願意和一個該死的酒鬼做朋友，他只是一個令人作嘔的醉漢。辦完事後，我會儘速將他丟回垃圾堆去，就像是其他的醉漢一樣。曾是朋友對我而言是沒有意義的，朋友有時也會使你耗盡心力，而他就是那種朋友。現在，對付他是我的工作的一部份。過去，在某些方面我對他確實有幾分好感，但那是過去的事了。等這件事過去之後，他坐他的牢房，而我做我的警察，我們井水不犯河水。我抓他與我們之間的過去無關，他也知道這一點。」

拉里輕輕地笑了笑，拍了拍派特的肩膀。而派特厭惡地繃緊了臉，我以前從未見過他這種模樣。「放輕鬆，」拉里勸慰他說。「別太放在心上。」

「我憎恨這個笨蛋。」他說道。

「你也想要一張藥方嗎？有一些最新出廠的鎮靜藥劑。」

派特深深地呼了一口氣，咧了咧嘴。「現在，我所要求解決的問題，」他抬起手指著我說：「就是他。」

拉里低頭端詳著我，用那種觀賞標本的眼光審視著我。「他看起來沒有什麼